

《秘密訪客》導演陳正道：家庭秘密的背后是傷害



【北京青年報】導演陳正道之前作品的品質，加上郭富城和段奕宏兩位影帝的加盟，使得陳正道新作《秘密訪客》被視為今年五一檔票房冠軍的有力競爭者。但影片在5月1日上映之後，卻迎來口碑的兩極分化，豆瓣評分目前也祇有5.7，最終以1.9億元的票房位居今年五一檔票房第三名。

對此，陳正道發微博說：“所有負面評價已經收到，我會轉為正面的能量，努力在之後的創作中體現，希望能贏回觀眾的信心。”“我有在反省，所有的爭議都應該回歸把故事說動人，但我還是會在這個類型領域繼續努力。”

陳正道對影片口碑的分化顯然是心理有所準備，在影片上映之前，他在接受採訪時，就曾“預言”《秘密訪客》會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。“這個片型，有時候我跟觀眾在做一種較量，就我有没有抓住，有没有被我打中，你猜到沒，你猜錯沒，你覺得合理不合理。其實有的時候看影評很難受的，看網絡上大家評價，就覺得好像有，好像沒有。但我後來發現我享受這種感覺，我好像跟觀眾在一起成長。”

拍心理驚悚片，家是最好的展現舞台

1981年出生的陳正道在2006年憑借愛情片《盛夏光年》獲得第1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獎而一舉成名，之後的《重返20歲》《催眠大師》《記憶大師》等作品，都有不錯口碑，也因此，這部《秘密訪客》被觀眾寄予厚望。

不同于《催眠大師》和《記憶大師》，陳正道試圖將《秘密訪客》拍成一部心理驚悚片，“其實我永遠想探索新類型，挺好玩的，拍《催眠大師》的時候，好像國產片沒有反轉、環環相扣的那種風格，所以，我們嘗試了一下。拍《記憶大師》的時候，國產片沒有所謂高概念架空世界的懸疑推理，所以，我們要做一下。到了《秘密訪客》，我覺得自己更勇敢了，想做一個心理驚悚片。心理驚悚其實是更少見的華語電影類型，我覺得類型創新上是有待挑戰的，再者，《秘密訪客》的表演方式，說故事的方式，完全不同于前兩部，故事的懸念與解謎不是最重要的，觀眾其實是跟着你拆解事情，然後挖坑埋坑，重要的是觀眾要去探索影片背後的意義。”

家是什麼？是甜蜜溫馨的港灣，還是量身定做的牢籠？是黑暗之中的明燈，還是秘密叢生的樂園？《秘密訪客》終極版預告片裏有一句話：“每個家庭都有秘密，而我們的秘密，就是家庭。”影片中的家庭是個充滿秘密的家庭，從其海報可以窺見一斑，“全家福”照片却透露出家和萬事“腥”的詭譎氛圍。從着裝到站位，從表情到眼神，多個細節值得細究。正襟危坐、神情威嚴的父親（郭富城飾）彰顯着一家之主的地位，身後的母親（許瑋甯飾）、姐姐（張子楓飾）及弟弟（榮梓杉飾）皆身穿黑色正裝出鏡，嚴肅冷漠的表情透露着“家人”之間非比尋常的關係。一旁的訪客于困樵（段奕宏飾）不修邊幅穿着隨意，與一家四口顯得格格不入，身上的褐色米奇T恤却意外與背景畫融為一體，似乎在暗示神秘訪客想要盡力融入家中却始終游離在外。地板上的水漬形成一道裂痕，更是直指家中看似平靜祥和，實則所有人心中各懷鬼胎，家庭關係已然出現裂痕，危機四伏。

訪客被囚禁的不僅僅是身體，更是心靈的煎熬。父親像是老謀深算的獵人，家被打造成為一個陷阱密布的叢林；姐姐是一個冷眼旁觀的看客，暗裏編織着自己分裂家庭的棋局；母親是黑暗中的一盞散發微弱光亮的明燈，一步步照向這個家庭的秘密；而弟弟

更像是一個監視者，在陰影的遮擋下用銳利的目光洞察着整個家庭。一個家庭，五位成員，各懷秘密，細思極恐之餘，也越發感到這是一盤難解的棋局。

在陳正道看來，心理懸疑驚悚的類型片中，家是一個最好的舞臺，“因為家是整個社會或者整個世界的縮影，家也是我們所有人內心構成的重要原因，家庭會影響到你的工作、愛情、自我實現等等，家是我們最原始出發的地方，也是造成我們所有現在行為或者情感特質的一個開端。”因此《秘密訪客》用一個家庭講述陳正道的心理驚悚故事，是因為他覺得在家這個舞臺上，他可以用最少的人，講述最多的主題。

此外，家庭也是陳正道幾部電影中一直在講的問題，陳正道說自己小時候很敏感，有些事總是不知怎麼跟家人講。“我的童年是有許多秘密藏在心中的，不跟家庭溝通這件事情是我成長過程中最大的一個隱患，因此我小時候總是要藏着這些事情。在我成長跟自愈的過程之中，養成了我的電影永遠在講救贖，跟家庭、跟自己和解，或者是自我認同的過程，我覺得這可能是我電影一直以來核心的一個主題。”

觀眾才是“秘密訪客”

大多數觀眾認為“秘密訪客”是因校車事故進入汪家躲藏的訪客于困樵，陳正道卻表示，在《秘密訪客》這部電影中，其實觀眾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的“秘密訪客”，“這是我用了最多特寫鏡頭的電影，臺詞量非常少，所有人的眼神流動，就仿佛觀眾在看一個沉浸式的劇，或者說，觀眾可以把電影當成一個密室，觀眾是‘秘密訪客’，這一家人看不到觀眾的存在，但觀眾却看得到他們每個人的秘密。所以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觀影體驗。我相信有觀眾會喜歡，有觀眾會不喜歡。現在華語市場上用這種方式去看懸疑驚悚、心理驚悚對我來講是挺需要勇氣的。電影中所有人都有秘密，希望觀眾可以跟我一起無限貼近角色，這樣你會看到秘密不是重點，傷痕才是重點。”

片中，郭富城扮演的汪先生不僅是一家之主，他背負的秘密也讓他逐漸變得暗沉扭曲，他將自己的痛苦轉移給家中的每個人，這也導致了這個畸形家庭的產生。對於汪先生何以煞費苦心要組建一個“貌似和美”的家庭，陳正道表示，很多人建立家庭，是想保護自己原本受到的痛苦、創傷，為脆弱的自己找到一個避風港，“但有的時候家庭可能會變成一個新的牢籠，《秘密訪客》其實是用比較負面的方法去討論我們如何不要把家變成一個牢籠，而是把家變成一個溫暖的避風港，如何學會用家庭的愛去愛別人，而不是用在家庭中得到的恨，再去壓迫別人。片中汪先生為什麼要組建一個家？他是想要報復，想要建立一個家去對抗他曾經在家庭中受到的傷害。但是，這個家讓年輕一代，就是片中張子楓和榮梓杉扮演的角色，學會掙開這個牢籠，還原家庭的本質，學會原諒彼此，包容彼此，給予彼此更好的未來。”

在陳正道看來，中國人是非常注重家庭的，家庭帶給孩子很多愛和成長。但是，有的時候家庭也會帶給我們一些傷害跟束縛。“《秘密訪客》真正想講的是，如何不要把自己從家庭受到的傷害、痛苦，繼續一代一代傳下去，這是全部電影的大主題。”

最後十分鐘給觀眾溫暖

《秘密訪客》的故事實在不够令人愉悅，而其英文名却是《Home Sweet Home》。陳正道解釋說，其實一開始片名就是《甜蜜的家》，影片開始姐弟倆彈的鋼琴曲也叫《Home Sweet Home》，“我覺得《甜蜜的家》這個片名很有想象空間，看似溫馨却是心理驚悚這個類型，有一個反差感。但我最近有一些血糖問題，我一直控糖，我才發現糖的甜蜜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事，它祇是給你短暫的愉悅，會帶給你永久的麻煩，我相信很多在跟體重搏鬥的女孩都懂。”

陳正道笑說觀眾要原諒他用那麼邪惡的方式壓迫了觀眾110分鐘的觀影體驗，“但最後十分鐘請你們看到我給你們的溫暖。”

《秘密訪客》中，父親汪先生有控制欲、強權，雖然比較刻板，但內心是孤獨的，渴望被愛，渴望自由，但因為他要做父親這個角色，就必須強大自己，甚至壓迫別人。母親是弱勢的，她不得不依附別人，但其實內心深處，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姐姐喜歡畫畫却被父親反對，她渴求家庭的愛又渴求不到，就開始反叛，但她也是這個家庭中第一個拯救自己的，她告訴自己還年輕，可以不要重復上一代的錯誤。弟弟原本是被欺負的，因為他是男性，被迫成為繼承人，他開始覺得要去維護這個家，在很小的年紀就覺醒。

陳正道說：“其實這是華人家庭四個角色的刻板印象，片中我們用很極致的方式去表現，但故事結尾是非常光明的，姐姐和弟弟達到和解而不是耽誤彼此的人生，也終結了片中父親在上一代得到的壓迫。”

陳正道表示，在成長過程中，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汪先生、汪太太、姐姐、弟弟，“如果我們不克制自己黑暗的那一面，我們隨時有可能在每個角色中游離，因為家庭就是會讓你變換角色，女兒變成母親，兒子變成父親，追尋自我，跟自己和解是這部影片最後一場戲，我希望看完這部片的觀眾會理解這點。”

對於片中角色的一體兩面，陳正道表示，這是他大多作品都具備的特質：“我們都是比較雙面的，有外向面跟陰暗面的部分。其實我蠻漫長的青春時期也過着雙面人生，好不容易在三十幾歲以後電影治愈了我，讓我覺得不再害怕被人家看到我的另外一面。”

化身細節控 魚頭的位置都有講究

觀眾對於《秘密訪客》最大的詬病來自於影片的故事，而陳正道所營造的電影美學，却還是得到認可。陳正道也表示，這是他完成度最好的一部電影，對於細節的把控可以讓“強迫癥患者看這部影片有極大的舒適感”。

全片是依賴質感細節來建構的。一家四口的衣服，祇有在試圖逃出去的時候有變化，例如子楓身上會出現花紋，其他時候他們都是非常工整精細的剪裁，沒有多一絲的裝飾，所有的顏色跟他們房子裏的結構基本上都是呼應的，連花都插得非常對稱。“我覺得在這個整體大量堆疊的情況下，這個家呈現一種很壓抑，然後讓人很想去觸摸它，撫摸它的感覺。”

而對於影片中的房屋，陳正道希望表現出的效果是豪華又很陰暗，要把每個人的領域分開，“所以那個房子的格局很特別，我們打造了一個旋轉式的樓梯，它是一個極多死角的房子，老實說收工的時候，我都不想再在房子裏待太久，你永遠在廚房看不到客廳有誰，客廳看不到走廊裏有誰，樓梯這個角度看不到那個角度，但很特別的是，因樵地下室的出口正對着父親秘密的房間。”

餐桌更是片中的重中之重，陳正道表示，餐桌是片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場合，一家人的分裂以及秘密的揭露都發生在此，因此他和編劇在餐桌菜品的選擇上大有講究。他們選擇了大量華麗且精緻的傳統中國菜，不管是複雜的八寶鴨、清蒸鱈魚，還是簡單的煮餛飩，都暗藏深意。例如清蒸鱈魚，魚裏需要塞湯匙才能完全蒸熟，就像這個家看似完美，但包裹的秘密讓這個家的實質真相由內到外地通通透出來；而且在擺位時，鱈魚的魚頭更是需對準汪先生，寓意着汪先生一家之主的地位。

此外，郭富城扮演的汪先生書房裏有他非常多的珍藏的相機，陳正道說他們找了幾臺真正的徠卡相機，“每天拍攝的時候美術組都會派人盯着，因為要是掉幾個，我們就會賠掉整個美術預算，裏面有一些相機是非常貴重的。”

要改變自己，才有可能改變家庭

提及自己的家庭，陳正道感謝家人的寬容。他說自己很早就想拍電影，很小的時候就想做自己的事情，“我能感受到我父母希望我可以從事穩定一點的工作，比如，從我要做電影導演開始，母親總會問我，‘要不要做公務員？要不要做老師？要不要修機車？’”

陳正道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，父親對他管束嚴格，但是，拍了《盛夏光年》後，他發現爸爸買了100張電影票招待親朋好友去看，“其實那是一部不適合長輩們觀看的電影，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可以想象，在電影散場的時候，我父親是用多快的速度走出電影院。當時父親的樣子讓我想起朱自清《背影》裏的爸爸的背影。母親也是，她一直叫我不要拍電影，但我第一臺攝影機是她叫我爸買給我的，我大學休學去拍電影，她也沒有阻止。”

在陳正道看來，父母是沒有門檻的職業，“所謂的父母，有嚴格的考核嗎？有標準嗎？都沒有。每個父母都是在做父母後學習如何去做父母。所以，當一個人用黑暗的方式、痛苦的方式去看家庭，你祇會看到這個家帶給你的束縛和限制。《秘密訪客》雖然是部很陰暗和極為邊緣的電影，但其實我想跟觀眾講的是，不管好與壞，家庭在你出生時就已經決定了，可以改變的是你用黑暗的方式去埋怨、報復，還是用溫暖的方式去對待它。所以，要改變自己，你才有可能改變家庭，因為家庭是父母曾經奮鬥過的結果，我們肯定有不滿意，肯定有抱怨，但是，如果你能到不抱怨，你也許是照亮這個家的光。父母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我們自己也都是有缺陷的人，如果能做到彼此傾聽，這樣的家庭就會延續得越來越好。當然這是我很主觀的看法，每一個人會對家有不同的解讀，但是，我至少覺得我從家裏面得到的溫暖，是我想做什麼我都有被尊重‘你去做’。”文/記者張嘉 供圖/田慶欣